

slow reading

慢读译丛 | 谢大光 主编

芥川龙之介散文随笔集

# 霜夜

〔日〕芥川龙之介 著

陈德文 译

南方出版传媒  
花城出版社

S  
low reading  
慢读译丛 | 谢天光 主编

芥川龙之介散文随笔集

# 霜夜

〔日〕芥川龙之介 著  
陈德文 译

南方出版传媒  
花城出版社  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霜夜 / (日) 芥川龙之介著 ; 陈德文译. — 广州 :  
花城出版社, 2017. 3

(慢读译丛 / 谢大光主编)

ISBN 978-7-5360-8232-8

I. ①霜… II. ①芥… ②陈… III. ①散文集—日本  
—现代 IV. ①I313. 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18415号

出 版 人 : 詹秀敏

责任编辑 : 余红梅

技术编辑 : 凌春梅

内文插图 : [日] 竹久梦二 林之韵

装帧设计 : 林露茜

---

书 名 霜夜

SHUANGYE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恒美印务(广州)有限公司

(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市大道南路334号)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
印 张 7.375 2插页

字 数 170,000字

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35.00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## “慢读译丛”总序

谢大光

阅读原本是一个人自己的事，与看电影或是欣赏音乐相比，当然自由许多，也自在许多。阅读速度完全可以因人而异，自己选择，并不存在快与慢的问题。才能超常者尽可一目十行，自认愚钝者也不妨一目一行，反正书在自己手中，不会影响他人。然而，今日社会宛如一个大赛场，孩子一出生就被安在了跑道上，孰快孰慢，决定着一生的命运，由不得你自己选择。读书一旦纳入人生竞赛的项目，阅读速度问题就凸显出来了。望子成龙的家长们，期盼甚至逼迫孩子早读、快读、多读，学校和社会也在推波助澜，渲染着强化着竞赛的紧张气氛。这是只有一个目标的竞赛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，无怪乎孩子们要掐着秒表阅读，看一分钟到底能读多少单词。有需求就有市场。走进书店，那些铺天盖地的辅导读物、励志读物、理财读物，无不在争着教人如何速成，如何快捷地取得成功。物质主义时代，读书从一开始就直接地和物质利益挂起钩，越来

越成为一种功利化行为。阅读只是知识的填充，只是应付各种人生考试的手段。我们淡漠了甚至忘记了还有另一种阅读，对于今天的我们也许是更为重要的阅读——诉诸心灵的惬意的阅读。

这是我们曾经有过的：清风朗月，一卷在手，心与书从容相对融为一体，今夕何夕，宠辱皆忘；或是夜深人静，书在枕旁，情感随书中人物的命运起伏，喜怒笑哭，无法自己。这样的阅读会使世界在眼前开阔起来，未来有了无限的可能性，使你更加热爱生活；这样的阅读会在心田种下爱与善的种子，使你懂得如何与他人与自然和谐相处，在纷繁喧嚣的世界中站立起来；这样的阅读能使人找到自己，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，抑或面对种种诱惑，也不忘记自己是谁。这样的阅读是快乐的。“好读书，不求甚解。每有会意，便欣然忘食”，我们在引用陶渊明这段自述时，常常忘记了前面还有“闲静少言，不慕名利”八个字。阅读状态和生活态度是紧密相关的。你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，就会有怎样的阅读。我们不是生活在梦幻中，谁也不可能完全离开基本的生存需求去读书，那些能够把谋生的职业与个人兴趣合而为一的人，是上天赐福的幸运儿，然而，不要仅仅为了生存去读书吧。即使是从功利的角度出发，目标单一具体的阅读，就像到超市去买预想的商品，进去就拿，拿到就走，快则快矣，少了许多趣味，所得也就有限。有一种教育叫熏陶，有一种成长叫积淀，有一种阅读叫品味。世界如此广阔，生活如此丰富，值得我们细细翻阅，一个劲儿地快马加鞭日夜兼程，岂不是辜负了身边的无限风光。总要有流连忘返含英咀华的兴致，总要有下马看花闲庭信步的自信，有快就要有慢，快是为了慢，慢慢走，慢慢看，慢慢读，可

以从生活中文字中发现更多意想不到的意味和乐趣，既享受了生活，又有助于成长。慢也是为了快，速度可以置换成质量，质量就是机遇。君不见森林中的树木，生长缓慢的更结实，更有机会成为栋梁之材。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，心灵的成长需要耐心。

在人类历史上，对于关乎心灵的事，从来都是有耐心的。法国的巴黎圣母院，从1163年开始修建至1345年建成，历时180多年；意大利的米兰大教堂，从1386年至1897年，建造了整整五个世纪，而教堂的最后一座铜门直至1965年才被装好；创纪录的是德国科隆大教堂，从1248年至1880年，完全建成竟然耗时632年。如果说，最早的倡议者还存有些许功名之心，经过600多年的岁月淘洗，留下的大约只是虔诚的信仰。在中国，这样安放心灵的建筑也能拉出长长的一串名单：新疆克孜尔千佛洞，从东汉至唐，共开凿600多年；敦煌莫高窟，从前秦建元二年（366）开凿第一个洞窟，一直延续到元代，前后历时千年；洛阳龙门石窟，从北魏太和年间（477—499）到北宋，开凿400多年；天水麦积山石窟，始凿于后秦，历经北魏、北周、隋、唐、五代、宋、元、明、清，各朝陆续营造，前后长达1400多年……同样具有耐心的，还有以文字建造心灵殿堂的作家、学者。“不应该把知识贴在心灵表面，应该注入心灵里面；不应该拿它来喷洒，应该拿它来浸染。要是学习不能改变心灵，使之趋向完美，最好还是就此作罢。”“一个人不学善良做人的知识，其他一切知识对他都是有害的。”以上的话出自法国作家蒙田（1533—1592）。蒙田在他的后半生把自己作为思想的对象物，通过对自己的观察和问讯探究与之相联系的外部世界，花费整整30年时间，完

成传世之作《随笔集》，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；另一位法国作家拉布吕耶尔（1645—1696），一生在写只有10万字的《品格论》，1688年首版后，每一年都在重版，每版都有新条目增加，他不撒谎，一个字有一个字的分量，直指世道人心，被尊为历史的见证；晚年的列夫·托尔斯泰，已经著作等身，还在苦苦追索人生的意义，一部拷问灵魂的小说《复活》整整写了10年；我们的曹雪芹，穷其一生只留下未完成的《红楼梦》，一代又一代读者受惠于他的心灵泽被，对他这个人却知之甚少，甚至不能确知他的生卒年月。

这些就是人类心灵史上的顿号。我们可以说时代不同了，如今是消费物质时代、信息泛滥时代，变化是如此之快，信息是如此之多，竞争又是如此激烈，稍有怠慢，就会落伍，就会和财富和机会失之交臂，哪里有时间有耐心去关注心灵？然而，物质越是丰富，技术越是先进，越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去制衡去掌控，否则世界会失衡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。对于个人来说，善良、真诚、理想、友爱、审美，这些关乎心灵的事，永远不会过时，永远值得投入耐心。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，就让我们从读好一本书开始。不必刻意追求速度的快慢，你只要少一些攀比追风的功利之心，多一些平常心，保持自然放松的心态，正像美好的风景让人放慢脚步，动听的音乐会令人驻足，遇到好书自然会使阅读放慢速度，细细欣赏，读完之后还会留下长长的记忆和回味。书和人的关系与人和人的关系有相通之处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书人之间也讲究因缘聚会同气相求。敬重书的品质，养成慢读的习惯，好书自然会向你聚拢而来，这将使你一生受用无穷。

正是基于以上考量，我们编辑了这一套“慢读译丛”，尝试着给期待慢读的读者提供一种选择。相信流连其中的人不会失望。

2011年7月10日 于津门

■ 谢大光：百花文艺出版社原副总编辑，有20多年外国散文编辑经验，先后编辑出版“外国名家散文丛书”“世界散文名著丛书”“世界经典散文新编”等120余种散文书籍；主编《百年外国散文精华》《日本散文经典》《法国散文经典》《俄罗斯散文经典》《拉美散文经典》等。



# 目录

*contents*

大川的水 .....	1
松江印象记 .....	8
两封信 .....	14
蛙 .....	20
女体 .....	32
良工苦心 ——谷崎润一郎氏的文章 .....	34
爱好文学的家庭 .....	36
文艺杂话 ——饶舌 .....	38
京都日记 .....	45
难忘的印象 .....	52
动物园 .....	54
东京小品 .....	67
春夜 .....	74

## 骨董羹

——寿陵余子假名下执笔戏作 ..... 77

枪岳纪行 ..... 97

汉诗汉文的妙味 ..... 106

澄江堂杂记(一) ..... 110

森先生 ..... 121

中国的画 ..... 123

我的散文诗 ..... 128

## 鸚鵡

——大地震备忘录之一 ..... 135

澄江堂杂记(二) ..... 138

霜夜 ..... 147

日本小说的汉译 ..... 149

## 两种希望

——假若我能死而复生 ..... 153

雪 ..... 154

澄江堂杂咏 ..... 156

微笑 ..... 160

漱石山房的冬天 ..... 162

## 澄江堂杂记(三)

——《侏儒的话》代言 ..... 165

龙村平藏氏的艺术 ..... 170

父亲 ..... 173

结婚难与恋爱难 ..... 179

钢琴 ..... 183

梦 .....	185
抚掌谈 .....	187
猎鸭 .....	194
漱石先生的故事 .....	196
葬仪记 .....	207
给旧友的信 .....	213
译后记 .....	219

## 大川的水

我出生在大川端<sup>[1]</sup>附近的街区。走出家门，踏着米楮枝叶掩映的青荫，穿过黑墙众多的横网地区的小路走下去，便来到百根木桩的河岸上。这里，可以一览无余地望见广阔的水面。从童年时代到初中毕业，我几乎每天都能看到那条河，看到水、船、桥和沙洲，以及那些生在水上活在水上整天价忙忙碌碌的人们。炎夏时节的午后，脚踏灼热的沙石地，赶着去练习游泳。一路上漫不经心地嗅着河水的潮腥。如今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这些事回忆起来，越发感到亲切了。

我为何如此热爱那条河呢？换句话说，我是否从大川混浊而温暖的水流里，感受到无限的古典的情味？对于这个问题，我自己也不能不进行一番艰苦的说明。很久以来，我每每看到

[1] 大川，这里专指流经东京都内的隅田川吾妻桥（大川桥）至下游的一段河流。大川端，则指这一段河水右岸尤其是两国桥至新大桥一带地区。

那条流水，总是产生一种难以言表的慰藉和寂寥，这种感觉几乎使我伤心落泪。于是，我觉得，我完全远离自己居住的世界，踏入了依依情深的思慕和追忆的王国。因为有了这样的心境，因为可以品味如此的慰藉和寂寥，所以我无比热爱大川的水。

银灰色的雾霭，青油似的河水，喘息般的飘渺的汽笛，运煤船焦褐色的三角帆——这一切唤起难以抑压的哀愁的水上景观，是如何使自己幼小的心灵，激动得犹如岸边杨柳震颤的树叶啊！

这三年，我躲在山手<sup>〔1〕</sup>郊外杂木林里的书斋，埋头于平静的读书三昧之中。尽管如此，我每月总有两三次不忘去看看大川的河水。那条似动非动、似流非流的大川的水色，使得我那颗饱受书斋静寂的空气无休止的刺激、紧张而快速地运转着的心脏，犹如再度渐渐踏上故乡的土地，陶醉于一种寂寞、自由和缅怀的情绪里，宛若一次漫长旅行的巡礼。有了大川的水，我才得以生活在纯粹而本真的感情之中。

我多次看到面临青青河水而立的槐树，经初夏的微风一吹，粉白的花朵簌簌落下的情景。我多次听到，十一月多雾的晚上，夜暗天寒的水面，白鹤鸟清冷的鸣叫。所有这些所见所闻，悉数增强了我对大川的热爱。正像夏天河水出生的黑蜻蜓的羽翼，我的一颗易于震颤的少年的心灵，使我不得不数度圆睁着惊异的大眼睛。尤其是背倚夜间撒网的船舷，一边凝视无

〔1〕东京都富人居住的高级住宅区称山手地区，平民居住的商业区称下町地区。

声涌动的黑魑魑的河水，一边感受着漂流于夜和水中的“死”的呼吸。这时的我，是如何沉落于无依无靠的寂寞里啊！

每当看到大川的水，我就自然联想起那座生息于僧院钟声和天鹅鸣叫中的意大利水都——露台上盛开的玫瑰与百合，映着沉沦水底的清白的月光；其中，黑灵柩似的冈朵拉，梦一般摇着桨，由一座桥划向另一座桥。如今，我越发思慕那位将全部热情倾注于威尼斯风物的诗人邓南遮<sup>[1]</sup>了。

这条大川的水所抚爱的沿岸各个城镇，都是我念念不忘的地方。大凡吾妻桥以下的河下诸城区，驹形、并木、藏前、代地、柳桥，或者多田的药师前、埋堀，横网的川岸——不论哪里都一样。走过这些街区的人的耳朵里，一定从阳光照射的白壁和白壁之间，从障子门结构的昏暗的房舍和房舍之间，或者从抽出银褐色幼芽的柳树和洋槐组合的林荫道之间，不时传来大川那青光闪闪的水，和着清冷的潮腥，自古以来向南奔流的亲切的响声吧？啊，那可爱的流水，如低低絮语，喃喃娇音；那咋咋舌鼓榨压出的草汁般的满河绿水，日日夜夜，不住淘洗着两岸的石崖。且不说班女<sup>[2]</sup>和业

[1] 加布里埃尔·邓南遮（1863—1938），意大利诗人、小说家。世纪末唯美派代表，晚年接近法西斯主义。作品有诗集《新歌》《赞歌》，小说《生命的火焰》《死的胜利》等。

[2] 世阿弥所作能乐剧《狂女篇》之一。美浓国野上旅馆游女班女，同吉田少将私订终身，并以扇子为信物。后少将久久不还，班女随之发狂。

平<sup>[1]</sup>时的古昔的武藏野，远的如作品众多的江户净琉璃<sup>[2]</sup>作者，近的如河竹默阿弥翁，为了和着浅草寺的钟声，充分表现舞台刑场上的Stimmung<sup>[3]</sup>，在其“世话物”中使用的，竟然是这条大河寂寥的水声。十六夜清心<sup>[4]</sup>主人公嗟叹身世的时候，源之丞迷恋弹三味线唱《赶鸟歌》的女艺人阿恋姑娘的时候，或补锅匠松五郎于蝙蝠交飞的夏夕，挑着担子走过两国桥的时候……大川也像现在一样，于船坞的栈桥，于岸边的青芦，于猪牙船的船腹，重复鸣响着慵懒的潺潺水音。

更能亲切地听闻这条河流的水声，是在渡船之中。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从吾妻桥到新大桥之间，本来有五个渡口。其中，驹形渡口、富士见渡口和安宅渡口，不知何时起一个个相继废弃。如今，自唯一桥渡往滨町的渡口以及御藏桥渡往须贺町的渡口，依旧保持古代的原貌。同我幼小的时候相比，河流改变了，一块块芦荻茂密的沙洲，被掩埋得不留痕迹了。但唯有这两处渡口，同样浅底的船舶，载着同样年老的船夫，似岸边柳叶，一日之间数次划过青青河水，至今不变。我虽然没有要紧事，但也时常乘坐这种渡船。随着水的流动，摇篮般轻轻晃动着身子。那是怎样的一番心情啊！尤其是时间越晚，

[1] 在原业平(826-880)，平安时代歌人，六歌仙之一。以放浪多才著称。作歌善于速吟。作品有家集《业平朝臣集》等。

[2] 净琉璃，用三味线伴奏的讲唱艺术。

[3] 德语：气氛。

[4] 歌舞伎脚本《小袖曾我薊色缝》的通称，亦指代剧中男女主人公。

越能深刻感受着渡船的凄清和  
怡悦。低低的船舷外，紧连着  
明滑的绿水，宽阔的河面闪耀  
着青铜般的钝光。这是被遥远  
的大桥遮蔽之前，肉眼唯一可  
视的风景。两岸的房屋已经  
一律染上黄昏的鼠色，各处  
映射在障子上的灯光，也在  
黄色的雾霭中漂浮不定。灰  
色的船帆随着涨潮或半开或  
满胀的传马船<sup>[1]</sup>，一艘、两  
艘稀有地沿河而上，每一艘船  
都静悄悄的，甚至不知道有没  
有掌舵人。我面对这种始终宁  
静的船帆和青青奔涌的潮腥，  
有着难以言传的寂寥之感，宛  
若阅读霍夫曼斯塔尔<sup>[2]</sup>的诗集

《艾阿莱普尼斯》。于是，我不能不感到，我心中情绪之水的低  
语，也和流经雾霭底层的大川的水一样，鸣奏着相同的旋律了。

大川的水



[1] 无甲板的运货小木船。

[2] 胡戈·冯·霍夫曼斯塔尔(1874—1929)，奥地利颓废派诗人，戏剧家。除诗集外，还有韵文剧《痴人与死》，歌剧《玫瑰骑士》，小说《无影的女人》等。



然而，使我着迷的不单是大川的水声。在我看来，这条河流的水光似乎具有极难发现的滑腻与温暖。

海水，犹如碧玉之色，凝聚着厚重的绿韵；而完全感觉不到涨潮的上游河水，可以说如绿柱石之色，太清，太薄，过于光亮。唯有淡水和潮水相交错的平原大河之水，冷然的青绿和混浊的暖黄交合在一起，全然变得人性化得亲密无间起来。在人情味这点上，似乎有着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爱情。尤其是大川，流遍多属赭红色黏土的关东平原，正因为静静流过“东京”这座大都会，其混浊、疙皱，犹如脾气古怪的犹太老爷子嘀嘀咕咕发牢骚的水色，具有多么安详宁静、柔和而温馨的感触啊！即便流经同一座城市，依然和“海洋”那种巨大的秘密，不断保持直接的交流。为此，就像河水与河水相连接的沟渠，不晦暗，不沉睡，总是充满活脱脱的生机。而且，总觉得那将要流去的前方，无始无终绵亘着“永远”的不可思议。不必说吾妻桥、厩桥、两国桥之间香油似的青青河水，一边浸润着花岗岩的巨大桥墩和砖瓦，一边欢快地奔流过去。纵使那重重的水色，也藏着不可言喻的温情：映着近岸船银白的行灯，映着银色叶背翻转的柳枝，一边又被闸门阻遏，于三味线音调温吞的午后，对着红芙蓉花朵发出哀叹；一边又被胆小的家鸭的羽毛所搅乱，散射着光亮，静静流过没有一个人影的厨下。随着接近两国桥、新大桥、永代桥以及河口，河水显著交混着黑潮的深蓝色，在充满噪音和烟尘的空气下面，白铁皮般明晃晃反射着绚烂的阳